

W U W E I Z A Z U

# 五味 杂俎

邱勋 著

W U W E I Z A Z U

# 五味 杂俎

邱勋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味杂俎/邱勋著.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3. 9  
ISBN 7-5332-4108-8

I. 五 ... II. 邱 ...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314 号

## 五味杂俎

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35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32-4108-8

I·944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 目 录

## 一、沧桑回眸

医 缘	(3)
长街歌手	(9)
狗 屠	(12)
树 殇	(15)
剪饼赋	(18)
看守垃圾台的老人	(27)
闲说蝥蝥	(30)
瓜 妖	(36)
砚缘	(44)
最后一个单干户	(51)

## 二、世象杂说

名片、墓碑及其他	(57)
吃 鬼	(60)
皮筋、洋画、踢盒子的思念	(62)
L 经理的三次谈话	(64)
李煜和刘禅	(67)
风月与孔方兄	(70)

## 五味杂俎

---

乔迁之声 .....	(73)
从生肖邮票说起 .....	(75)
红 烛 .....	(79)
满文的迷失 .....	(81)
酒说 .....	(84)
大山不会忘记 .....	(88)
衣饰风景 .....	(97)
厕所文化 .....	(104)
鸽 恋 .....	(111)
鸽 异 .....	(118)

### 三、异域采撷

钓 蟹 .....	(125)
老橡树下的思念 .....	(131)
世贸大厦废墟前小立 .....	(134)
日光浴和森林浴 .....	(137)
大西洋海螺 .....	(140)
在美国散步 .....	(142)
长城一跪为红颜 .....	(145)
苹果熟了的时候 .....	(149)
松鼠和鹿 .....	(152)
印地安酋长的眼泪 .....	(155)
星期六早晨的鱼市 .....	(158)
美国中文学校一瞥 .....	(161)
《乱世佳人》与“可口可乐” .....	(164)

## 目 录

---

圣诞节与万圣节·····	(167)
印在手腕上的蓝印章·····	(170)
冰水和开水·····	(173)
面对文艺女神的追索·····	(175)
周末烧烤·····	(181)
素面朝天·····	(188)
六龄童悲喜剧·····	(191)
安琪和萤火虫·····	(193)
缺乏想像力的作家和充满想像力的法官·····	(197)
丹青引·····	(200)
马里兰小镇的春节·····	(203)

### 四、远山近水

西湖与张岱·····	(209)
古今秦淮河·····	(214)
明湖柳·····	(217)
明湖藕·····	(220)
左丘明故里行·····	(223)
泉 魂·····	(227)
蓝天白云，佛山倒影·····	(234)
极 致·····	(237)
雪落无声·····	(240)
小三峡舟行记略·····	(244)
蛇 宅·····	(249)
晨曦寄语（三题）·····	(255)

## 五、风雨故人

- 霜叶红于二月花····· (263)
- 情谊无涯，从《三进山城》开始····· (266)
- 青山一曲祭肖鸣····· (274)
- 地平线····· (279)
- 送 行····· (283)
- 马鸣萧萧····· (286)
- 向东奔向飞驰的火车····· (290)
- 于 静····· (295)
- 小脑袋····· (298)
- 守之先生····· (302)
- 老 刘····· (305)
- 郭的歌和呢子大衣····· (308)
- 地煞星····· (311)
- 老 得····· (318)
- 老 骥····· (321)

## 六、文艺琐谈

- 张炜的河····· (327)
- 山野群儒的画卷····· (337)
- 一页剪报····· (345)
- 故乡问征程····· (348)
- 读塞风····· (351)
- 王愿坚“出嗣书”一种····· (354)

## 目 录

---

读《红瓦》致曹文轩·····	(357)
儿童诗诗人剪影（二题）·····	(363)
坐看云起时·····	(367)
湖人殷允岭·····	(371)
麒麟之乡的闲话·····	(374)
《天外有雨》读稿札记·····	(378)
知了龟儿·····	(381)
致梅芷君·····	(383)
后记·····	(386)
附：邱勋创作年表·····	(387)



# 一、沧桑回眸



## 医缘

---

母亲生前常说，陶大瞎子给她算过卦，说她有三道斩子剑。这卦倒真也灵验，在我上头有三个男孩，全都夭折了。

我生下来不久，到官亭镇姥姥家住满月，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抽动，昏迷不醒了。症状和先头的三个哥哥相似，母亲知道，这又是产后风。按照当时风俗，孩子死在娘家是不吉利的。连忙托人捎了信，叫我家来人接我们母子俩。堂哥牵了毛驴赶来，母亲上了驴，堂哥用大襟棉袄把我揣在怀里。临行以前，姥爷从街上药铺里拿来几粒药丸，捏碎了，母亲掰开我的嘴唇，填进嘴里。

从官亭镇到我村十几里山路。正月天，积雪开始融化，山路上滑滑擦擦，来到村口就太阳压山了。母亲让堂哥来到跟前，一只手哆哆嗦嗦伸进堂哥怀里，觉出我身上出了一层虚汗。堂哥也说，刚上路时我在他怀里一动不动，过了打鼓山就试着手脚有些蹬动了。

到了家，母亲在我嘴里又塞进一粒药丸。脸对脸瞅我半

## 五味杂俎

---

宿，天亮前我开始吃奶了。

第二天姥爷悬着一颗心到我们村打听消息。姥爷是个教书先生，那时已是五十开外年纪。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我村村口，转悠了一个时辰却不敢进村，直到有人认出才领他进家。一进院门，听到了我的哭叫声，老人家立时眼泪婆娑了。

后来陶大瞎子告诉母亲：“您只管放心，这孩子小锄头也砸不死！”

母亲一直对陶大瞎子十分信服，还有几分敬重。不过他的“三道斩子剑”实在并非百灵百验：我后头有一个弟弟又在几个月时夭折了。

打我记事起母亲就跟我讲这件事，讲了总有几十遍。我听了，并不十分在意，像听一个与我并不相干的故事。比较感兴趣的是堂哥那件大襟棉袄。堂嫂每年纺线织布，再买来蓝靛和赭青自己动手漂染。堂哥的大襟棉袄总是又肥又大，领口的扣子从来不扣，露出赤红的、满是折皱的脖子和胸膛。不穿衬褂，就那么贴身穿上，外面扎一条粗大的蓝布腰带。钻进那像袋鼠的育儿袋一样的棉袄里，紧贴着堂哥粗糙的胸膛，闻着浓重的旱烟味和汗臭味，在山路上悠悠忽忽十几里，终于从死神手里挣脱开来，并且撒一泡尿在堂兄肚皮上。那肉乎乎的小东西实在可怜、可笑而又幸运。

“天可怜见，总是你命不该绝，才遇上了那位好大夫的好药丸，缘分啊！”母亲最后总是这么慨叹着。

但是，母亲只知道那是“好”药，“好”大夫，却说不出大夫和药丸的名字。

老岳母今年 84 岁了，越老脾气越犟，小病小灾从不打针吃药。老人家有洁癖，桌椅小凳天天擦得锃亮，每星期要洗一次澡，却从来不上澡堂。说起来谁都不敢相信，三九寒天点个小煤球炉用洗衣盆自个儿洗澡，谁劝也不听，却从来不患感冒。

三十几年前她得过一场大病：骨结核。

大夫说，要住院，打石膏。

她不听，连门诊也不去了。大夫又说，小腿已经变形，要绝对卧床，不然这条腿就完了。老人家理都不理。

有个老头儿每个星期天都从她门前走，到前面马路拐角的教堂作礼拜。他听到老太太疼得大声呻唤，有一天进屋来了。看了一阵，问了几句，又回头走了。不一会折回来，手里拎个小皮箱。进屋坐到椅子上，缓缓地说：“老姐姐，我给你针针吧！”

打开皮箱，从小铝盒里拿出几枚银针，又拿出尺把长一截艾绳。他给岳母小腿上下了几针，又点了艾绳围着针眼熏烤。针下去一点知觉都没有，像插到一截木头上。

老头儿穿一身灰制服，戴一顶纱眼八角帽，脚下一双黑皮鞋，又干净又斯文。桌上放了一盒烟，他不抽。倒了一杯茶，他不喝。他手指又细又长，白得没有血色。针完了，把银针艾绳装进小皮箱，点点头走了。

第二天上午他又按时来到。

第五天下针时，老太太腿上有了一点知觉，感到疼了。

一直针了一个多月，每天半小时，风雨无阻。一枝烟没

## 五味杂俎

---

抽，一杯水未喝，更不用说其他报酬了。病好后，三十多年来再未犯过，只是小腿比原先细了些。如今老太太腰弯成了直角，可天天买菜做饭，到公园锻炼，两腿整天不闲着。儿子给她买根龙头拐杖，老太太用一张牛皮纸包起来，挂到门后的墙上。

岳母病好后曾买了几斤点心，让儿子陪她去答谢大夫。这老先生住在海滨一座二层小楼上，看样子是个殷实人家。岳母娘俩千恩万谢，老头儿脸上却淡淡的，轻声说：“也算碰巧了，这针和你的病对了路数有缘分……”临走，却怎么也不收下点心。几斤点心，实在寒碜人，可当时的确拿不出更珍贵的礼物。是人家嫌少吧，放不到眼里吧，却又不像。看得出这人脾气古怪，就只好又带回来了。

“文革”第二年妻从省城回青岛娘家探亲，娘俩说起这件事，又决定一起去看望老人。来到那座小楼一打听，老头儿几个月前遣返回了老家。邻居告诉说，他并不是正经大夫，是个牧师。

落实政策后岳母又去打听过，老头儿一直没有回来。

十几年前我到 W 城采访，所住的宾馆里正开一个新药鉴定会，参加者是几十位来自全国的药学专家。有一位国家医药总局的高级工程师，70 多岁了，每天早晨在楼前的月季花坛旁锻炼身体。几次见面点点头，就算认识了。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了。他又说你们县有个官亭镇吧，我去过。那是 1953 年，我研制了一种治疗黑热病的药，到基层试验推广，就选了你们县，官亭镇是个点。我在官亭住了三个

月。

听着老先生不紧不慢的叙述，望着他胸前那飘飘白髯，一时之间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最小的妹妹当时 13 岁，患了一种病，也吃也喝身体却渐渐瘦下去，腿和胳膊瘦得像麻秆，肚子却鼓得老大。皮肤上冒出一片片红点，渗出血珠，一阵发烧一阵又退烧，已经折腾两个月了。村里十几名男孩女孩同时得了这病，有两个已经入了土。请大夫看过，有的说是水鼓气鼓，有的说是大肚子痞，吃药也没用。人们知道，这些孩子都没指望了。

这就是黑热病，一种十分可怕的黑热病原虫传染病。

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男人和女人，都穿着毡子布（呢绒）衣服，外罩白大褂。他们挨家挨户串门，谁家有病人，就送上几粒药片，不要钱。老百姓都说是来了行善舍药的大善人，来了救命菩萨。可又半信半疑，特别是不相信那听不懂的外路口音，舌头卷着，像短一截，跟洋鬼子一样。还有人说这是一些南蛮子，南蛮子会看风水，是来打探搜寻山里的宝器。吃了那白色的药片，小孩子就给勾了魂去，更没救了。于是就有人不让进门，或是把生病的孩子藏起来。这几个人倒是很耐心，进了那又低又矮、烟熏火燎的茅草屋，掀开破破烂烂的被子，在土炕上给病人检查，连那些像年画上一样俏丽的女人也不嫌脏。农户里没有开水，他们提个竹皮暖水瓶，倒上半茶碗水，让病人服下药片。

第二天，他们又准时来了。

跟妹妹一起生病的十几个孩子，连续服了几天药，最后都给治好了。如今，妹妹已 50 多岁，她最小的女儿也要在

## 五味杂俎

---

今年考大学了。

妹妹生病和治病的情况我是后来知道的。真也巧，如今竟在不经意中遇上了这位葡萄糖酸锑钠的研制者，这位国家医药总局的药学高级工程师。我把这些跟老先生讲了，他轻轻掀一下白髯，笑着说：“经过长期临床试验，这种药效能不错，是救了一些人。眼下，黑热病在中国已经基本绝迹了。”

然后，他回到空地上，缓缓打起太极拳来。

“这种药恰好那年研制成功，又恰好在我们县我们村试验推广，这真是妹妹的幸运，也不能不说是冥冥中一种机遇，一种缘份吧……”我呆呆地望着花坛旁正在云手、弹腿的药学高级工程师，望着他飘飘洒洒一部银白长髯，心里跟自己说。



## 长街歌手

---

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个段子叫《改行》，说的是晚清皇帝驾崩、国丧期间禁止一切游乐活动，当时的一些京剧名角改行谋生的事。或卖青菜，或卖粥，或卖西瓜。用京剧唱腔叫卖，并加夸张和调侃，妙趣横生，还有个传统段子《卖布头》，叫卖人夸赞他的布质量上乘，用跳楼价赔本甩卖，并帮助顾客量体裁衣，唱词娓娓道来，唱腔从容诙谐，令人忍俊不禁。

北京到底是文化古城，长街叫卖也有这等学问。济南似乎略为逊色。街上也不时传来叫卖声，“换香油！——”“收废品！——”“江米粽子！——”全都直来直去，常令人觉得他是刚开业的新手，或是被借来喊几嗓子的。偶尔也碰上有些特色的，如修雨伞的从小巷中走过，他喊出的“修”字有舒缓悠长的拖腔，像一缕丝带飘飘悠悠伴他走过半条深巷，然后用低音区快捷地吐出“雨伞”两个字，戛然而止，像故意不让人听清似的。我常常从书桌前抬起头来，静静地